

粤港澳电影专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年少日记》：
于多重叙事下「看见」
「不被看见的孩子」

■文周文萍

有杰，还说出“有俊绝不可能偷钱”的话时，他害怕地躲在屋里一言不发，表明他非常害怕被父母像对哥哥那样对待。哥哥的悲剧发生后，妈妈离家，父亲颓丧，他则在一连串的失去中愧疚和无所适从：他看到了全家人对哥哥的无视，看到了爸爸不是好爸爸自己也不是好弟弟，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人生。他一直逃避着现实，直到成年也不敢再与人亲近，不敢接受做父亲，也不敢正视妻子林雪儿离开的事实。

除了兄弟二人的视点交融，该片还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叉里表现了更多“不被看见的孩子”。影片主线是郑Sir所在中学发现一封未署名学生遗书后他对写遗书者的暗中查找。在查找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孩子内心都有不被看见的痛苦：懂事有礼的班长对自己的心事沉默不语，手上却有着割腕留下的累累伤痕；Vincent“蛋糕”的外号来自同龄人的欺凌，而网络上一个跳楼的孩子还在被人指责抗压能力太小。孩子们的处境各不相同，但不同的孩子分别写在遗书与日记上的那句“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却揭示了他们共同的痛苦。

二

影片反思了当今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成绩应否成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有杰温顺善良，虽然长期被忽视，却从来没有怨过父母和弟弟。他认真负责，总是用喜欢的漫画激励自己。只是因为成绩不好，就被父母当作“垃圾”。那他长大后真的会像父亲说的那样没有前途吗？影片以林雪儿做了回答：林雪儿象有杰一样喜欢跟玩偶说话，长大后成为了动画配音员。又比如教育方式的问题，林父信奉棍棒教育，不仅自己对有杰拳脚交加，还辞退了唯一愿意与有杰亲切沟通的陈老师。而如果

有杰能一直保有陈老师的善意，悲剧是否就不会发生呢？而对成年的郑Sir而言，要拯救这些不被看见的孩子，首先要“看见”他们。他在学校主任对未署名遗书说出“可能事情没大家想的那么绝望”时内心咆哮，更在网民非议跳楼男孩时怒不可遏，因为有杰的悲剧令他深知轻描淡写地回避不能解决问题，“看见”才能解决问题。“看见”之后还有陪伴。在长时间的调查之后，郑Sir不再纠结于寻找写遗书者，相反，他意识到每个孩子内心都可能会有问题，便向全班同学公开了自己的电话，告知他们自己会在需要时陪伴他们。如他所说：“我未必可以帮到你，但我会陪着你。”他的坦陈终于令一些孩子打开心扉。他也开始直面自己，向林雪儿说出了哥哥的故事和自己的心结，毕竟，在“看见”并帮助孩子们解决问题的同时，他也需要“看见”并解决自己的问题。

影片对“看见”和陪伴的执着并非无因，导演表示，现实中“大家都更愿意去讨论一些不吉利的事情。但我又想，是不是不讲这样的事情，才是问题”。他自己也有过好朋友轻生的经历，“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一直有想要讨论这个事情的想法。我觉得很可惜的，好像大家都忘了，陪伴是多么的重要。”《年少日记》就是他的“看见”与陪伴。

《年少日记》的开场设置了一个反转，男孩有杰背朝观众走上空无一人的楼顶天台，在爬上护墙面对天空坐了一会之后，突然向着护墙外面跳了下去。就在观众被这突如其来跳楼震惊的时候，有杰的头从护墙另一面冒出，镜头也随之移了过去，观众这才发现护墙距楼边还有一段距离，男孩只是跳到了护墙外的平台上，并未跳下大楼，观众不禁松了一口气，为男孩感到庆幸。这一反转似乎也包含着观众及导演的希望：如果童年的有杰曾经被“看见”，他的命运或许也会有反转。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一封匿名的学生自杀绝笔信，撕开了老师郑Sir尘封多年的陈年旧伤，他必须直面伤口再次撕裂后的血与痛，也唯有如此，才能直面真正的自我，解决其人生的卡顿停滞。

《年少日记》剧作的巧思在于用了一个古老却有效的技巧——通过视点转移误导，一开始镜头横扫掠过班上毫无生气的学生的脸，配上他们生无可恋的心理旁白，我以为会看到一部以学生为视点的《莉莉周》式青春迷茫物语，随后郑Sir翻出一本落满灰尘的年少日记，故事跳回了过去，从一群孩子的迷茫聚焦到一个孩子的困境，一个怎么努力都无法优秀的笨孩子的噩梦。电影演到一半，我都以为郑Sir就是那个笨哥哥，直至中道激流突转，才恍然，原来是那个聪明弟弟才是郑Sir。

链接学生、哥哥、弟弟三种不同视点的哥哥日记和那封匿名学生遗书中都有的一句话，“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走了之后也没几个人会记得我”，从小优秀的弟弟是直到20年后长成普通通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郑Sir之后，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卷到尽头也不过如此。郑中基扮演的郑Sir的父亲，一位成功的知名律师，他的人生轨迹让其笃信“成功源于努力”，反推之，便是“不成功就是因为不努力”。他是香港经济高速增长中产一代的典型代表，蓬勃向上的经济周期加之不可或缺的个人努力，造就了他们的成功，然而这种人生经验却注定无法在他的孩子身上复制，经济周期切换之后中产二代的必然没落是他和儿子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的现实。一生要强的父亲，晚年失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陌生人帮助，彻底沦为一个弱者，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体会一个弱者的感受，才明白不是

《年少日记》：弱无所依

■文/周舟

所有问题都能靠努力来解决的，生命尽头他艰难地把呼吸管从嗓子里拔出来，对因“不努力”而被自己苛待的亡子说出了那一声迟来的“对不起”。

在崇尚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强者社会里，弱是一种缺陷，是一种羞耻，然而强是相对的，再争强斗胜、自强不息，终究会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当口，惊觉原来弱者是自己。经济上行的时代里，不断书写高歌猛进的英雄传奇，而进入经济滞行期，如果C位只有一个人，能站上成功舞台上的是寥寥少数，失败者、弱者的比率相对大幅提高，如何安抚慰藉失败者、弱者，成为当下文艺作品越来越热门的主题。

4月先后上映的两部港片《白日之下》《年少日记》关注的都是弱者群体，前者调查残疾院虐待智障院友，后者关注自杀学童，这两部由尔冬升监制、新人导演执导的作品都延续了尔冬升一贯的社会写实风格，从社会痛点着眼，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敏锐觉察也呈现出足够的创作野心。《白日之下》试图揭露虐待弱残群体的阴暗角落里的重重黑幕，诚意可嘉，但最终呈现的结果是鲸吞了诸多问题，却难以消化圆融为自己的作品，靶子太多，却导致作品失焦。相较之下，《年少日记》就聪明一些，它将学童自杀这个社会问题与一个具体家庭的悲剧相结合，切口更小，作品体量也更容易为一位年轻创作者掌控，从目前两者的豆瓣评分看，完成度更高的《年少日记》获分也较高。

两部影片的观感体验也很相近——“平”或者说“温”，总感觉浮于事件表面而无法更加深入，无法给观众带来更深的情感共振。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剧作技巧，而是需要人生体认与体察。《年少日记》重点描述了一个看似美满的中产四口之家的分崩离

析，但看电影的过程就像隔着一块玻璃旁观一切的发生，无法再深入进去，我看见一个母亲在流泪，我看见一个孩子被苛待，最终绝望，逝去，但仅仅是看见，母亲在想什么，父亲在想什么，他们为何如此争吵，他们是怎样的人，我却再不得知。此处可以类比一下罗伯特·雷德福执导的《普通人》Ordinary People(1980)，也是讲一个丧子家庭的碎裂，打个比方，《年少日记》就像苹果，削完了一层外皮它还是一枚苹果，《普通人》则像一颗洋葱，一层层拨开，每一层都带来新的揭示，最终抵达辛辣的刺痛难以直视的人性的核。

过去的香港电影常是有佳句无佳篇，有灵光一闪的妙笔，但失于结构，故事常常虎头蛇尾、挂一漏万，毕竟那是个追求短平快，“片场飞纸仔”的时代。而从最近几年内地上映的一批港人新作来看，创作者显然都受了非常良好的电影专业教育，剧作完备、工整（有时觉得太工整了），技巧也够，但共通点都是过于温吞，缺乏灵感高光。

包括去年热映的两部港片，《毒舌律师》里毒舌大状的几次态度反转、亡童母亲知道真相的时刻，《饭戏攻心》（《还是觉得你最好》）里兄弟争妻的高潮戏里，观众的直接感受就是觉得不满足，高潮处不过瘾，酝酿了这么久，在这里应该顶上去，但最终没有达到观众预期的情感高度，戏就显得温吞了。人物反应固然都有，该悲伤就悲伤，该高兴就高兴，但反应都太一般化了，要真的成为一部杰作，起码在某一两个瞬间，特别是高潮戏的时候，艺术的表达要超越一般性反应，达到更深的揭示，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我个人分析可能这就是书斋写作的问题，是编剧坐在创作间里想象他人的反应，很容易就流于一般性，而如果你去

接触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人，就会捕捉到每一个不同的人对人对事独一无二的反应。老一代香港导演尔冬升、许鞍华、包括许冠文和王晶的一些喜剧电影里，对人物的把握都是非常准确的，角色给的反应简洁，但非常深入，就有扎入人心、过目难忘的那一下，这源于人生的积累和发现，也就是《一代宗师》里所说的“见众生”。

《年少日记》的形式风格与主题高度适配，摄影格局较小，调子感伤沉郁，少运动镜头，多静止中景，像一个克制守礼的中产之家的乖孩子，情绪处理也如此，刚刚把你惹哭，立马就充满歉意地给你递上拭泪的帕子，笔者揣测导演应该认为煽情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关键是缺乏最终一针见血的锋芒，一针扎到透的狠厉，如果是枝裕和没有绵里藏针最后扎的那一下，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这也是当代很多艺术作品共同的特点，追索人生的真相，却又不敢面对真正的残酷，从人生的针尖、刀锋上堪堪划过去，姿态是很优雅谦和，然而，艺术失去了锥心的力量终究是一种缺憾。

扮演郑Sir的演员，有些镜头里看起来像年轻时的李康生，一张清瘦的脸上总挂着三分凄恻三分疏离三分雨后的素爽，事实上，《年少日记》给我的观感，不太像香港电影，倒有些像杨德昌、蔡明亮或者是枝裕和。当然，他不是李康生，《年少日记》也不可能像蔡明亮、杨德昌的电影那样，做到以一部家庭剧透视整个社会的病症，当然我本来就不应该拿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它，它最终只止步于一部家庭剧，一个家庭里个别发生的悲剧，像一面小小的圆镜，只在偶然转动的瞬间，折射出一些社会面的闪光，但最终未能将万千万象纳入它的方寸镜内。

“快”“慢”变奏曲
——电影《幸福慢车》中的成长与蜕变

■文/忻航

电影《幸福慢车》讲述了高铁时代在慢火车上穿梭于大山、荒漠、隔壁上的年轻人，他们也曾向往、憧憬，但也迷茫、彷徨，最终在这列慢火车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一个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对“慢火车”40公里的时速和脏乱差的环境条件，新入职的年轻大学生，是被时代裹挟着快速奔跑，还是静静的体会慢的意境和美好。电影《幸福慢车》的男主人公曾经坚定选择了前者。

主人公程路是一个“铁二代”，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开的火车奔跑，他喜欢奔跑和速度的感觉，大学毕业后本以为可以投入这滚滚洪流中，但没有想到却被分到了慢火车上。影片一开始就用一个镜头交代了在程路身上的矛盾冲突。程路如愿穿上了铁路制服，就像他从小向往的一样，他一路奔跑，奔向新的岗位，也奔向新的希望。程路一路跑上站台，高铁列车就停在身边，但镜头一转，程路却被分到了对面站台停靠的慢车上，老乡背着鸡鸭鹅爬上老旧的火车，和对面的高铁行程了鲜明的对比。影片用一个镜头交代了故事的时代背景，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人物境遇，也是新与旧的对比，快与慢交锋，理想和现实巨大的落差在程路身上形成了矛盾、对抗，也为整个故事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在影片中，人物在环境中成长变化，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对环境产生了影响。当程路通过在山民们在网上带货，找到了在慢车上自身价值，生意也做得如火如荼时，山民们生意好了，想着多多卖货，而忽略了质量，卖出山货大小不一，其中还掺杂着坏果，大量的差评、投诉蜂拥而至，程路由于处理网店的投诉而耽误了工作中对老人的

救治，一个生命就这样走了，程路非常懊悔、沮丧，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和价值感被无情的扼杀。经过这件事，程路意识到是自己太快了，速度并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速度太快可能会忽略沿途的美好。也许慢下来，享受过程，欣赏生活，会发掘意想不到的收获。“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典型环境不仅仅为人物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同时还会影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

在程路身上的另一条线索就是“父子情”，这种“父子情”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程路从小就崇拜父亲，父亲是火车司机，小时候每逢父亲上车，程路都会在铁道边追着火车跑，父亲拉响汽笛，一副父子情深的画面。因为父亲使程路爱上了铁路，也为今后走上列车员的岗位打下了基础。第二个阶段，随着时代的进步，父亲开的蒸汽机车成为了历史，父亲所有的荣誉也都只存在于相框之中，年轻的程路觉得父亲并不理解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和追求梦想的自己，他的经验、成绩、荣誉都已经过时了。再加上程路一直要求父亲帮自己实现去高铁的愿望，而父亲却觉得如果在慢火车上都做不好，又怎么去高铁。父子间因此产生了隔阂。这种隔阂一直持续。第三个阶段，随着程路在慢车上的历练，他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一直守护着这辆他所谓“又破又旧又臭”的慢车，他们获得的是一种价值的认同，是给予的快乐。程路的转变使父亲对于儿子产生了身份认同，也在父子的情感上形成了真正意义的情感独立。在家庭生活中，父子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在权利、情感、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上的比拼，只有当

双方真正意识到各自的独立性，这种竞争才会结束。在影片的结尾，程师傅带领救援队抵达现场，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列车上的表现和担当，才真正认同了儿子的独立。在电影《幸福慢车》中，程路在影片中的成长是一波三折，为观众呈现一个生动而真实的人物形象。首先，程路在电影开始时，处于一个相对单纯和幼稚的状态。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和期待，但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熟的思考。这使得他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时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决策。程路开始到慢车上班，瞧不起慢车上的乘客甚至乘务员，认为这里配不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所以工作吊儿郎当，就连厕所卫生这样简单的工作也是能糊弄就糊弄，他一心希望通过关系往高铁上调。“我就是个清洁工。”“车上逃票的，扔孩子的，我一个大学生有什么用之地。”

而程路师父向萍萍和程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她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考证能考过，比武绝对都是第一，这也就造就了向萍萍工作作风极其认真，对程路要求严格也就是必然的。向萍萍的出现，也同时对比程路工作中的随意更加突出。随着故事的推进，主角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这些困难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决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如何与他人合作等重要的生活技能。

然而，成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影片的高潮部分，程路再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这一次，他必须做出更加艰难和重要的决

策。程路无意中发现山里到处是宝贝，加之现代的网络宣传和运营一定会帮助这里的村民。无心插柳成荫，程路意外成了网红，开始帮村里人带货，这使程路对自身价值认知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村里人对于网络运营知识的缺乏，又使他们的生意受到了重创，程路也开始怀疑自己。加之由于程路的走红被山民们围观，使他在工作中错过了救治旅客。内疚和自我怀疑让程路陷入深深的苦恼，最后他选择逃避，写下了辞职报告。在这个过程中，程路内心经历了痛苦和挣扎。在回家的途中，慢车遇到落石，危机时刻，程路挺身而出，这是从内心迸发的一种责任和担当，程路报告了前方落石的情况，并且帮助处理了车厢内的混乱。“逆境是磨练人的最高学府。”只有在面对困境时，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发掘自己的潜力，实现自我超越。

程路的成长是在困境中不断挣扎，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更是对人性、社会和生活的深刻反思。人类天生就有追求完美的本能，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改进自己，才能够实现自我完善和提高。一位伟人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不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影片经过艺术的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成长经历进行提炼和升华，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深刻的意义。观众在欣赏影片时，不仅能够感受到主角的成长和变化，也能够从中汲取到成长的力量和智慧。幸福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命运。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中心）